

和縣志卷三十三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高陽丹棠重輯

藝文

序上

送太和令黃魯直序

葛敏脩

江南多學者其人亦多有聰明辨智之質與夫才華章句之學然用之能取聲名登科第則已矣鮮有力學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一

窮聖人之道而以法傳之家者也獨臨川之王南豐之  
晉豫章之黃三家最為有法然三家者如荆公之父予  
子固之兄弟其問學滿天下而又皆為天子之大臣猶  
豫章之黃未有赫然大顯者其間亦嘗以文章魁天下  
不及覆試以死士大夫至今憐之造物者之於人亦不  
厚薄歟夫人患不為善耳苟為善雖遲速之不同去不  
無效者如太師之陳躬仁蹈義而生不過一舉而名  
震天下為公卿至於聲猷事業則甚慚於先人



不得離左右以去交當世之豪傑得與三家之平  
盡知其父祖所以教學之法居常歎然前歲聞魯直  
為吾州屬邑予謂魯直者其來為縣於此必有說予  
謂人大用則矯飾虛名小用則苟簡以止非知德也  
直為縣必有可觀未幾見其邑人稱頌不離口又竊謂  
自得償所慕望夫三家者如荆公子固者既已貴又  
去遼邈疎賤者莫幸見焉魯直為縣令其位差不甚高  
而又近在吾州是宜朝夕操敝帚以侍門庭也然其來  
餘一年始得拜之於江寺又幾一年始得以詞章交於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二

下風繼將遂如所願也而魯直解官去矣若此者豈亦  
有物司之耶皆不可知也然予於魯直有說焉今者於  
此為善去耶所謂監征者非美官也為不善去耶魯直  
不宜得罪於此反覆而思之莫得其所以然則仕路之  
崎嶇良可知也然士一所謂知道之士者雖死生萬變  
莫能得其津涯而况貴貧賤儻來之得喪乎予觀魯  
直之為邑信已而不徇人則於此其審處矣若予之不  
肯方將鞭其後而從之窮達不可必異日使魯直居富  
貴不忘其為縣令予苟有尺寸可施亦不忘其窮約時



以張其本云

宏治志

按序內謂黃氏以文章魁天下未及覆試以死當是措黃注夢升歐陽修作誌銘甚惋惜之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鞬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三

麗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緝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然於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及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厚哉然則



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  
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  
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  
耶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  
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  
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  
病今之失矣

曾南豐集

按舊志注云周中復即中和考曾鞏父易占登天  
聖二年甲子宋郊榜是時同榜有安仁周珣官兵

### 泰和縣志

####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四

部尚書太和周中和官屯田員外郎知英州故  
志據以為中復之証然中和之改為中復未詳何  
据序內亦並不及知英州事殊不可解姑存俟再  
考

### 送蕭子所序

貝瓊

洪武六年春余被召至京師始為國子助教分教諸生  
獲與學錄西江蕭子所交間與子言竊祿三年矣而吾  
父年今七十餘遠隔江湖千里之外滄澹之奉缺焉夫  
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



或且誦詩至蓼莪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曰知  
矣一日子所走告予曰某得請於朝歸有日矣先生  
可無言乎又曰某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  
之北橫列系草堂讀書而連山之環峙前後者巖壑  
升焉澄溪之分流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巨  
竹千箇不翅秦人之桃花源而風土樸厚猶存太古時  
因買田一區與田夫野老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贏供  
伏臘之費又即甘竹里築養志亭時迎吾父宴於上既  
醉則兄弟起舞為歡俾諸子歌而和之今其地必日治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五

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俾吾父益壽而康強  
芳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往來甘竹武山之境則上  
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樂哉余聞之而  
喜遂載酒於龍江之澣且為歌以華其歸歌曰汝馬之  
馳兮孰予能羈汝舟之迅兮孰與能維大江孔安之山  
無岐送汝於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兮言黍  
有稌漁彼溪兮有魴與鱣釀黍為醴兮魚升於坳  
歌兮以樂吾父六月十二日序

清江集

送宋司訓萬鍾之官海門序

周是修



天下之山發乎西極播乎兩間為五嶽為四鎮為城  
大行為叢峰為疊嶂為長陵為大阜鍾竒獻秀蔚乎其  
可觀是山體之正而得其常者然也及其為羊腸為襜  
棧為懸崖為絕谷崎嶇坳堞嶮乎其可畏是山體之變  
而不得其常者然也天下之水亦然源乎崑崙演乎寰  
宇為五湖為四海為江河淮濟為脩渠為廣川為深淵  
為澄溪瀾漫洩澗湛乎其可悅是水體之正而得其平  
者然也及其為飛瀧為激湍為奔澗為怒峽咆哮衝決  
洶乎其可懼是水體之變而不得其平者然也雖然山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一

序

六

水隨地之夷險而為之正變變而正正而變變而復正  
不一也而山水之為山水而自若終不以是而有所損  
益輕重也人之處於世也亦然士君子生於華夏出於  
名門秉聰敏之姿得淵源之學其才優其德盛起而用  
於時為循吏為良輔為抗直為忠勇義烈立紀陳綱繼  
往開來秩乎其可宗是君子之道之得行而通者然也  
及其為遺逸為沈滯為困阨為卑屈懷瑜握瑾默守幽  
遐媿乎為志士之所嗟惜是君子之道之未達而塞者  
然也雖然君子之道隨命之屯亨而為之通塞塞而通



通而塞塞而復通不一也而君子之為君子固自亦  
終不以是而損益輕重也契斯者其惟同邑宋高  
氏乎萬鍾由成童補邑庠弟子員既而掇巍科躋臚仕  
為監察御史立朝端謹風節凜然未幾以事免歸葛巾  
野服晏如也今天子嗣位之明年旁求俊乂列於庶位  
邑大夫復以明經行脩強起而上之天官領揚州海門  
學博交游士夫莫不以其位之不當其材而憫其志之  
不得大展萬鍾之心則怡然自如於得失憂喜略無纖  
芥之動於中而形於辭色者余益知萬鍾之未止於是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七

也況其春秋之富豈非天之愛之使之涵養造就優游  
厭飫於仁義道德之歸禮樂刑政之本俟其至於強壯  
服政之年方使之大發其蘊又何晚乎余哂夫交游者  
之感輒因贈行詩序而引夫夷險正變之於山水以喻  
夫屯亨通塞之於君子而不與焉之意以解之

身莞集

送劉司訓公正之官新淦序

周是修

同邑劉公正氏年踰六袞性澹不樂仕進郡縣以經明  
行修書幣交辟皆固辭不就而竟為新淦賢大夫之所  
為諸弟子員矜式以例貢天官借膺廷試經義論



策者二十餘人而公正與其宗彥曰仲珩並中首選  
非名門家學淵源所自流於既溢之餘者能若是乎  
而領命南還需一言以為贈於戲余弱冠時嘗侍公正  
令先君子海春先生於蔣陵之書舍先生言清而貌偉  
蒼顏白髮照耀樽俎間其襟期態度則宜於古人中求  
之耳別幾何時而先生抱隱德以物故容儀風采使人  
旦旦不忘形於夢寐迄今二十餘年復得與公正會同  
京師而蒼顏白髮亦不減於令先君子矣吁亦可感矣  
雖然人生斯世如春蘭秋菊屯亨榮悴各有其時公正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八

以老練之才而仲珩以英茂之學同見用於聖朝公正  
每曰余老矣而且素無宦情或怠於其職必也孜孜益  
壯以竭忠効誠唯知慕君作人之為分內事則信乎大  
器之晚成矣仲珩每曰予尚少而且位不稱其才或抑  
於其志必也閔閔進修以開物成務唯知希賢希聖之  
為所當先俾學與年並進名與業俱新則信乎積小以  
高大矣余以公正仲珩齒異而道同同為時而出聯名  
廷試而共領清職亦可謂劉氏之二妙矣輒因其行而  
并勉以自愛庶幾為他日三錫之基云

芻蕘集



送劉司川仲珩之官石城序

周是修

石城之北四十里禾溪之流出焉溪之北重岡疊阜窮  
林曠原四民之相聚以居者駢門接屋其中族姓則皆  
英劉氏若也劉之彥曰仲珩穎敏不羣夙聞庭訓而又  
質之師講之友甫弱齡而經史淹貫於是郡縣之辟交  
至以親年耆艾固辭久之既而顛石城之賢尹以學官  
乏員人材放失知仲珩名且以陳君孟潔之薦書幣之  
來禮意之厚使命之堅俱有不可卻者乃以洪武庚辰  
春偕其宗老曰公正同貢於天官膺廷試本經義論策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序九

而俱中高第自非家學淵源才力優裕者能有是哉之  
官有期以余為同邑且嘗與其季父仰霄先生有忘年  
之契謂言以為別余曰士君子立身名教若仲珩者固  
當披闢闢呈琅玕以自結主知大展其抱負其孰曰不  
宜今也從容退遜不得已而遠違膝下則又恬就清職  
於石城者豈不以石城去鄉不數百里順流之便音問  
相通而時或展覲省之忱乎然則仲珩於忠孝之道為  
能兩全矣至於正己以正人篤志而不倦涵養造就於  
九歲樂育之間譬之松栢必其尺度然後應時需而



杜明堂林大... 有補... 安知非仲珩之初心乎仲珩笑而不言... 覽者知仲珩之未止於是

集

送與志彭貳尹還香山序

周是修

杞梓連抱不柱明堂棟大厦不足以效其長材騏驎伏  
櫪不馳宛洛騁幽并不足以展其逸足君子立學不登  
台鼎膺方嶽不足以施其大器此衆人之確言也然君  
子之自處則又未嘗不樂天知命隨遇而安而不肯戚  
戚於卑屈汲汲於利達以貽天下後世之譏也若香山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十

貳令與志彭先生其人乎彭氏為西昌之宦族先生為  
彭氏之偉人博通今古志操剛潔所至有冰蘖聲性澹  
然不樂仕進洪武中嘗為... 者薦之高廟至則以親老力  
請獲歸養所居郭西之月池泉清而土腴宅幽而木茂  
謹修篤行不妄交接調儲之暇日與其弟若子以道德  
仁義相講明朝焉夕焉游焉息焉晏如也洪武末為郡  
縣交辟強起領五雲邑庠教嚴毅方正及門者率就雅  
飭嘗深疾奸弊之為民患者值皇上繼統龍飛群策畢  
舉首條所以濟時之切要者及釋奠禮樂數事以聞特



次嘉納以行能徵詣公車而委以民社之寄  
游一隅兵民雜處非得有為有守者未能撫而安之  
有是選人皆以先生未得內除以廣其所施為不憚又  
以高年遠征以衝冒氛瘴為至慮而先生則曰新受聖  
天子明命唯當勉之敬之以不負所任而已身計非所  
先也乃浩然而涉五千里之修程履險如夷聞之者莫  
不以為忠誠之所感也下車之日稽吏牘詢民瘼宣德  
音彈盜訟有不得擅革者紙奏輒允朞月成治閭閻歌  
而樂之今年冬以天壽奉藩垣賀表來京師既竣事則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十一

以年踰耳順業當謝政慨然有投老之思矣欲拜疏而  
致請焉既而為議者所尼必將竟三年淹戒嚴有期其  
邇家直史坦行蕭先生會同郡之立於朝者咸作為詩  
文以紓其懷屬余叙其巔末余間為邇言曰夫學固不  
在於多而唯以是道為貴仕固不在於顯而唯以稱職  
為美又曰凡為仁者與其位有餘而德不足必不若位  
不足而德有餘也先生既學而見於道既仕而稱其職  
豈非位不足而德有餘者乎其不負於聖天子之所任

亦可以垂光而遠

且矣先生其尚勗之哉



不聞如洛中之耆英從容文酒以俱臻於上壽未晚也叙之以為異時徵

芻蕘集

送表姪鄉貢進士王伯暈之官廣東序

周是修

王氏世居西昌楓林里其先宋洪州司理與吾先潭州主簿公為姻家司理之後不四三傳而業益以大族益以廣分處乎是邑之間者數千指而多以詩禮立門戶國初三十年耆艾相次物故于時譽髦有若吾友兄效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十二

先弟敬先俱以明經舉授學官有若奉先承先希先九成隱君二子起子德子皆衣冠文物彬彬楚楚為四方子弟矜式其尤彥若子復并其姪孚先子伯暈並以科第之學獵獵有聲江鄉後先較藝秋闈以洪武庚申同領鄉薦詣春官朋游識者莫不奇其氣高其文而謂穿楊葉於百步折桂枝於九霄殆其餘事耳既而日迷五色止中乙榜士林惜之於是子復有廣東化州學正之命伯暈亦授德慶州學官行且有期謂余言以為辭余以王氏之允遭際明辰而一門簪笏輝映若此不既盛



歟今子復伯暈以杜孫齊賢領鄉薦同請春官同授學  
職同而遊宦於廣海南行之道又同不亦美歟若伯暈  
者惟當仰體皇上樂育作興之意俛焉孜孜以盡其力  
期無愧於名教可也彼不顧其行而專以利鈍崇卑屑  
屑為計者可得謂之達乎矧王氏之仕於官者皆茂齡  
英發安知非天將老其才使行遠自邇積小以高大異  
日陟華躋臚而遠有過於人者哉處於家者皆聰敏俊  
秀安知非天祐於王氏若縣縣之瓜瓞愈延而愈蕃異  
日掇巍科膺顯擢而又大有光於前者哉然則伯暈其  
未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十三

臨於德慶也朝思夕思而必以敬勝乎怠日新又新而  
勿以豫浮乎謙必將極乎已之昭昭者而後使人昭昭  
篤乎已之慥慥而後使人慥慥誠如是則吾言之可徵  
也亦必矣夫何疑哉

芻蕘集

送羅子寧南歸序

尹昌隆

仕可必乎必於仕則隨隨而不返其失也忘已隱可必  
乎必於隱則離離而不偶其失也忘世忘已則乖守身  
之知忘世則廢君臣之義奚可哉孟軻不云乎可以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斯守身之



而時措之宜也是故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與隱時之  
未至則不先焉時之既至則不後焉其行其止亦何與  
於已哉而後世之士乃異乎是志富貴者以仕為通嗜  
寬閑者以隱為高故袖書於公卿之門搖尾乞憐以佞  
倖寸進者曾何知耻焉徜徉於烟霞之壑伍木石儕鹿  
豕以同歸於漸盡者曾莫知悟焉足巖穴而心城闕者  
則又未免假隱逸以釣奇術信是皆不能相時知命豈  
足以言進退存亡之幾哉吾邑羅子宣氏生於休明之  
代長於孝義之門養道高德於木蘭泉之上蓋賢而隱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十四

者也鄉人高其行不以字呼而號之曰蘭泉焉洪武中  
前山東僉憲魯公克己以其材薦諸朝子宣速駕疾  
驅待銓於天曹歷試於地官董事於藩省咸以能稱矣  
無何以母老歸養遂遭憂制迨於今茲服除而起僉以  
為是行非躋要途則分符郡邑矣而於時賢才雲興前  
後應徵而至者肩摩踵接其或戶多兩稅之供家無期  
功之親者亦弗強以職焉子宣遂得援例南歸鄉之縉  
紳大夫咸餞飲於龍河之澣或有言於列曰方今明  
良令德政治化熙野靡豺狼四境無虞黎獻共臣片善



誠可謂有道之世矣爾軀七尺爾年彊仕出不校  
矢繼班生馳志於玉門之北入不銜環珮陪夔龍步  
武於白玉之墀而乃進寸退尺遁跡逃影以效山棲枯  
槁之士歟子宣躍然而笑曰善而汝之言哉明良合德  
政治化熙此吾所以甘心而處畎畝也野靡豺狼四境  
無虞此所以慶幸而樂澗磬也黎獻共臣則吾之退避  
賢路與田夫野老嬉遊於東阡西陌以歌詠鳧鷖既醉  
之太平者亦分之宜也予聞其言而壯之曰子非所謂  
不累於窮達者乎昔之隱也不果於忘世今之出也不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十五

必於售已其於古人進退出處之義亦庶幾無歎矣豈  
若彼不達時命泥於富貴寬閑者之所為哉於是衆皆  
豁然各賦詩以贈之而予遂次第其語以為序云

訥菴遺稿

送劉宗慶考績序

尹昌隆

三代以降治效最為近古者莫若漢之西京當時公卿  
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居官得人蓋可想見矣然  
班史傳循吏於三百年間僅載文翁以下六人而止何  
材衆盛而循吏乃獨不多見歟以今揆之內外有司  
執事率皆英偉宏辨之才隆名碩德之士漢之人才



不奇異於前矣然竊嘗觀於四方拒贊懸魚不  
謂世固未嘗乏廉吏也然或牽於文義優柔少斷雖無  
虐人之心而民之受其惠者亦鮮矣牘無疑議庭無滯  
訟世固未嘗無能吏也然或持已不端夤緣侵漁雖免  
罷軟之議而民之罹其害者亦衆矣彼介足以守身才  
足以集事可謂能且廉矣而又未免武健為威酷烈為  
雄雖曰能稱其位而恩意日衰薄矣求其奉法循理不  
立異以炫能不違道以干譽所居民愛所去見思庶幾  
德讓之遺風者能幾何人哉此循吏之所以難得者雖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十六

古猶今也吾邑劉宗慶完之縣丞也以通敏蒞事以平  
易近民不峻意以規目前之功不矯飾以求烜赫之聞  
而上司信之同寅稱之輿人誦之當其考也人不忍其  
去而惟恐去之自非行已之有素忠信之孚人何能致  
此美聲於一邑哉抑古循吏多郡二千石故得專制千  
里遇人以恩今也以不百里之地又適丁民心滋巧之  
餘乃能宣上之化與斯民相安於靡然從風之日可不  
謂之難能矣乎今年冬余以公務趨北京適宗慶以理  
劇借留示余以羣公贈言且囑余繼其後余觀宗慶之



身之今朝廷清明登  
公一一旦晴次  
秩則所施又當有大於茲邑者矣諸君發德之  
有冤辭乎且庸序之庶幾他日黜陟幽明者有考焉

贈彥璟歲貢序

蕭子上

士子可負妙齡清脩之資卓犖宏偉之器樂育於鄉校  
明堂齋行其踐實履以造乎中正閭域積勤之至進德  
不已一旦於經則義理敷暢於行則日加謹飭無盛禮  
紛華外慕而有恬澹分潔雅操不求異於人而自不能  
不異同列信之族里稱之父師器重之闔邑之人敬慕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一序

十七

之若此者殆千百人中無一二見也西昌灌塘尹昌隆  
字彥璟故家才子也選充邑庠博士弟子員聰明沉悟  
勤慎莊恪有得乎程門涵養須用敬工夫晝則肄業芹  
泮夜則寓於城東慈恩梵宇篝燈危坐朗誦不輟每至  
夜分方就枕席及曙鐘一鳴則攬衣而起率以為常由  
是博洽羣書出入子史百家靡不貫串諸儕輩有質  
難者咸推服之洪武庚午賓興賢能彥璟以祖母憂去  
今年秋有司舉赴江西鄉試一邑之人識與不識皆曰  
彥璟必擢貢無疑已而竟不偶於有司人咸咨惜其枉



不彥璟恬然自若不以得失介懷噫彥璟何以得此美  
聲於人人哉良由秉彝好德良心人之所同然也無何  
邑庠推議以充歲貢詣京師余以師友交契之深不可  
以無辭輒諗之曰廟堂梁柱必資用夫棟檜豫章然非  
徂徠新甫飽經霜雪則不足以成大材郊祀裸薦必登  
進夫珪璧瑚璉然非崑岡元圃追琢璀璨則不足以名  
至寶今彥璟年纔二十有四大器不在速成未可遽以  
為晚茂膺春官森舉對揚天子休命安知亨奮雲衢  
出於科目之上未可知也

泰和縣志

卷三

第造鸞鷲序班行亦未可知也余雖老尚拭目以觀其

盛焉

詞苑遺  
稿附錄

送郭公緒赴陝西僉事序

梁潛

公緒以進事選為陝西按察僉事凡交游之厚者嘗  
詩餞其去而以屬予言公緒予故人之子也視之尤厚  
其去可無一言哉夫憲臺所以刺察百官者其任重  
素明於道而知大體者不能勝其任彼者梁潛也  
重出入明析常盡乎其微至於屬使之  
中乎所欲自常情視之誠有可快



學也上之意如此非徒以望憲  
至矣進士于此其可不振耀哉  
出思所以副憲乎  
之情哉夫學之明于道所以應事也造于道者深則應於事者不精以博如此者豈為不足於道乎  
深則應於事者不精以博如此者豈為不足於道乎  
任其于凡天下之任舉不可也公緒氣節高邁澄  
公卿大夫之間將獨出於等夷而未可知又自其諸父  
任風紀教化之責者率一門數人所謂素明于道而知  
大體者非公緒其誰哉于道而造之必宏以深于事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十九  
處之必精以博公緒其必有以副皇上眷注之厚矣以  
此望於公緒非獨予之情為然凡交友之情皆然也 洎

菴集

送楊君宏壁序

梁 潛

楊君宏壁家故西昌鉅族也當其盛時一門父兄席累  
世之豪瑩池花木金珠犀壁之富與封君戶侯相埒及  
遭亂離家事日非君亦崎嶇江淮之間而遂家焉蓋其  
時君年始十六壯志銳氣輕離別而易之及其老也思  
見其親戚墳墓日夜南向而悲蓋已五十年于外矣而



後歸則蒼顏白髮頽然衰老見者駭愕不知為楊君也  
過其間問道而後入道其姓名老者驚而少者疑焉問  
其祖之昆弟無知之者其父之昆弟無幾人焉已之昆  
弟間有存焉者非老則病杖而後來而窮奴老僮之尚  
在者皆當年雄力自視無前者君猶僅識其狀貌也故  
居遺址荒烟蔓草塚墓累然而牛羊鳥獸之迹交乎其  
間者皆當時賓客歌舞而歡樂之所也君於是愴然悲  
之念往事如在夢中惜其去之久而還之不早也既而  
君之從子益智拜君而勞苦之置酒會故人賓客留君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二十

毋去此故土然君占籍鳳陽已久為留數月乃去歸時  
攜其中子某與偕行因謂之曰吾老矣先人墳墓在此  
者汝謹識之無忘於乎君生于富貴未壯而困於羈縻  
老猶不忘其鄉非其心拳拳篤厚能如是哉夫人事  
故不常而人之一身榮辱升沉跬步有不能保者不  
數千里之外數十年之久能守其身而不墜其先人  
非其心篤厚之報哉君少從予先大父心易先生學  
與先君有筆硯之好故衆為詩餞君之去而予為之  
所以備道夫人事變故之際者有以見君之不為



送陳大尹序

梁潛

泰和陳君善方自壯歲取科第事太祖高皇帝為戶部主事既罷去復起為海寧令尋以憂去服闋授江陵令或者曰江陵煩郡善方性簡易以簡易之性居煩劇之地竊為善方病之善方行有以其說告于者吾與善方友素知善方多技能喜行書又工於為畫興到取片紙寫山水雲煙皆有遠意彈琴賦詩至夜忘倦又喜任俠馳奔堤走峻坂彎弓命中以為笑樂人人喜善方之能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二十一

也善方亦以是自快於已豈以豪邁之氣伏而不施或於是焉發之耶抑情滋於中不能自抑所謂玩物適情者其在此耶此予之所以病之而人固謂善方簡且易也然則善方暫已乎其外以一乎其內豈不可哉昔劉昆之治有異績號稱長者史氏謂其為政簡易不知昆所謂簡易者誠有同於善方今之所云乎哉然善方敏於為政博通古今知所以愛其民恐予病之者或不足以病善方也書以告之

泊菴集

送任敬敏歸南監詩序

梁潛



余之仕於外久而一還鄉見學之士皆俊秀材美負邁  
逸之姿其氣之銳而材之傑有不可及者其時敬敏亦  
為子弟員獨溫恭循循然擇焉而後言而凡學之士望  
見其來皆退然心相敬重有疑也必舉以質之有得也  
必舉以告焉而敬敏亦相與切磋懇懇為之盡余固欣  
然喜夫學者能自得師其心雖過高而其志未嘗不自  
下其氣雖過銳而其行未嘗不自檢而又知敬敏之賢  
雖一時英偉傑出之材如吾鄉之士者尤敬憚而畏服  
之則其所以過乎人者豈不遠矣哉今年春敬敏以鄉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二十二

舉會試於北京余忝為考試失敬敏心甚自恨既而選  
在教官之列則為之喜曰此敬敏志也敬敏亦自喜得  
教官學為有以進於道於是余又知其過於人豈獨其  
文之博哉其氣之宏識之遠皆未易及也未幾上命覆  
試四百人在教官者拔其尤得二十有四人皆賜冠帶  
厚其廩食俾南還讀書於國監而敬敏在焉然後知  
失之於今者有待於將來而上之恩厚於多士豈  
忘者蓋如此也然則敬敏可不益自奮勵思以副  
眷注之厚耶夫得失之際人之情可見焉得失



竊其中余獨得之敬敏故於其行也衆饒之以清公之  
之序云

送山陰知府運鹽副使蕭公序

梁 濬

前大司馬高弟弟子曰鵬舉蕭公事我太祖  
高皇帝為蘓州同知今為山東知府運鹽副使既三載  
考於京師復任山東或者曰公之矣較利分毫於簿書  
期會之間小有弗當輒獲大戾維年少志慮精明者庶  
或克之公非其職也公視之泰然於是趙府伴讀鍾啓  
晦其甥也來徵予一言以餞之子惟公之學於劉先生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二十三

者舊矣先生之德汪洋博蓄而不著其迹其為教因其  
端緒引而伸之俾自出之故從之遊者咸知正志以自  
養而公之得於先生者蓋多也公之在鄉也其自守嚴  
而人稱其長者也其居於官不徒廉也而接於物者勤  
而厚其為詩無嫵媚態雖甚貧且老所以持其已者不  
少衰也甚矣乎公之有得於先生者多也夫君子之事  
業係乎志焉志之堅雖老猶壯志苟自隳矣雖壯且勇  
不足有為也公不以老且貧而移其平昔如此宜乎其  
處之泰然而無不可者夫何憂乎其難哉憶予童外



聞劉先生之館於蕭氏也每好遊詠以暢其懷其所與遊者率多名士金華之岡武山之麓騎往而輿歸極飲盡歡惟公為之傾竭故先生之詩凡為公而發者十常二三今讀而諷之其交際之情相知相好之深猶可想見也夫國家自賦稅之外惟鹽之權最重今天官之選必得公其人豈無意哉又三載而來也人誦善政必推本而言曰劉先生賢弟子如此予尚當與故鄉多士候於都門外而賀焉

洎菴集

贈蔗境翁歸教上海序

梁潛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二十四

泰和尹務厚先生今年夏以編纂召入禁林尋以老病得賜告歸教上海皇上復加賚予眷待優至人皆為先生榮之先生嘗名其軒曰蔗境既又自號為蔗境翁於其去潛送之城南門外相與酌酒為別遂進而問之曰昔人有言仕宦如顧凱之啖蔗漸入佳境者蓋以逶迤卑秩而躋於顯榮沉困澹泊而入於甘芳此雖常人之所羨而亦定分之有命者不可強而得也苟得之斯謂之蔗境矣今先生以七袞之年窮一經遭明盛之時竟不見試於公卿之門出入臺府之間吐氣獻計以禪夫



政之... 徒低徊下位僅僅自守故無以加乎... 不能務於己乃尤以蔗自啗抑獨何也豈濶步長... 難追而倒行却走以自快耶言未已先生撫手大笑... 子與子處者素矣而猶言之若是况非素知子者宜... 其喋喋哉雖然子秉節亦何嘗苦也予始冠值元季兵... 亂奔走逃避於亂者無寧日幸干戈底定始知挾冊... 吟以為苟安計既而子有子子又孫沐太平之膏澤准... 秩文學亦足以自高矣且脫略不羈可以逸其老酣暢... 自適不為曠其官後之樂過乎前今之得加乎舊此子...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二十五

之所以甘心焉者孰謂非蔗境耶縱九鼎前呈吾不以... 易此也然則吾之裕於己者至矣而奚以加乎人哉言... 已復浩然笑去不顧予聞之歛容而嘆曰蔗境翁有味... 乎其言之也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而有甘節之吉蔗境... 豈必非甘節而底於甘節之吉顧予何足以知之

消菴集

贈教諭康孔高序

梁潛

康公孔高往與予同遊鄉校同舉鄉貢上春官俱下第... 為學官各自東西去不得見者幾七年及予來京師孔... 高亦以朝正至別去未幾聞孔高以母憂去官矣既服







仕於京者皆為允賢榮之且相率賦詩以餞其去而  
予為序憶予未仕時與允賢交厚允賢取科策宦遊四  
方別去幾十年既而得仕京師無旬日不見見即劇言  
深論權然也今翰林侍講楊君士奇與允賢尤相好每  
暇日聞允賢出太學而來也輒使人走東西要致之至  
即數人者皆來連挽之不聽其去歌詠諧嬉淋漓傾倒  
往往至夜分不止或遂不得寐呼與隸秉燭趨朝去亦  
何其樂也豈外無觸忌之嫌而內有昭合之趣耶不然  
宋皇上太平之澤恬逸清華無所累於心而尤脫畧至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二十七

此極耶豈不過矣然允賢為人寬易諒直不鏟削為峭  
厲亦不苟附而妄隨其為文章似其平生氣平而意雅  
人讀之知其為允賢作也允賢凡見人過失又能懇懇  
曲折指告之必使之改乃止由是予數人者益慕之而  
願與之狎於乎世之士相頡頏勢位外為深密而中懷  
忿疾以相夸勝者多矣苟坦夷相接則同欲合私解有  
所規亦何足道哉然則有如予數人者或庶乎可以免  
此矣允賢家泰和蜀口兩江之間江數里合流而東為  
金魚珠浦其族繁衍幾千指其子弟以科第發身者多



矣今其歸得一見其長老接其子弟歷覽邱園之勝其  
喜蓋洋洋矣然吾數人者不可一日無允賢也望其來  
毋久稽也

泊菴集

贈王紀善序

梁潛

往年予與王君作昭俱遊邑庠作昭力學為文辭甚雅  
潔與人交忠信而和易可親愛而不可慢也別去久之  
聞作昭舉鄉貢上春官心竊喜未幾聞作昭授官徵稅  
於京師意頗悒悒不樂且歎作昭不遇也然作昭能莊  
敬持已又廉潔雖居卑官若蒞顯秩用此名聲遂大著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二十八

今皇上紹登大寶作昭遂被簡擢授肅王府紀善將別  
過予言曰是行也吾迨有得焉吾聞肅在陝之西北極  
遠萬里外黃河之波濤潼關之壯險終南大華之竒拔  
高峻天下之竒勝也道而過之可仰觀俯視以滌蕩其  
胸中且吾之學未博藉此以自廣也吾意作昭去京師  
舍故舊於萬里外必有遠別艱難之狀而其言乃爾此  
豈非宏曠超邁之士哉夫士之立功業以有成者必其  
氣之充也不然未有不蕩於外委其心為作昭者得是  
之際處之睢然如此誠有以自其志也



送陳教諭之官郟縣序

梁潛

泰和邑庠弟子員陳所達由科第教於成都之郟縣其  
同年友數人皆為詩餞之以予嘗教於閬之蒼溪也屬  
為序夫蜀在京師西南萬里外山川之高深波濤之險  
壯望而想之猶為之心戰膽掉然予於昔之遊有不能  
忘者凡吾身之所歷目之所遭竒偉雄絕交乎前而盪  
乎其中浩然足以增吾氣而壯之也交游之士往還而  
倡和氣相凌而語相迫足以搜滌勝槩而逞其情志故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二十九

吾之在蒼溪雖翛然挾策以事教學而脫然忘乎其秩  
之卑也窺聖賢之奧竒探古今之墜緒沉觀而約取鬱  
乎其中者宣之以簡牘感乎其外者暢之以咏歌神適  
而意會優游而怡愉故去國之遠於予懷無戚戚焉  
巖洞之幽竒草木之叢茂與夫筍蒲之為味泉籟之為  
音皆可樂者也今予雖欲解心釋形如往年之遊有不  
可矣則所達之行能無情乎所達年方壯氣方盛又頗  
敏有文詞以其素所蓄者卒然而遭夫幽異竒勝其所  
得又當何如哉適乎外而暢乎其中者殆有過於予而



不止此也抑人之性情好惡有不同者則所達之遭與  
吾之所樂亦有不同然者乎有合焉以示余無忘也余  
與之相好者今或老而衰或滿而遷或泯然長逝者有  
之矣惟山川風景之如舊予因所達之去又有感焉於  
是乎序

泊菴集

### 羅氏復姓序

梁潛

姓氏上世所以別生分類要不可混也春秋鄆子取莒  
公子為後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鄆非莒滅之也主其祭  
以祀夫鄆者異姓耳夫子孫祖考本同一氣其精神自

### 秦和縣志

####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三十

相流通苟以他姓承乎其先則生者之精神與死者之  
魂氣已判而為二如董子所述嘗時祝降神之事是也  
莒之滅鄆聖人如之何不深譏之哉秦之亡以呂政晉  
之亡以牛氏漢大將衛霍二人所冒非所承後世大賢  
如文彥博真德秀又以時之所諱忌者改其所生惟范  
仲淹能卓然知其所冒朱氏之姓此予蓋未之見焉  
承乎先以統乎後使人之道不至如夷狄禽獸渙散  
析而無所屬其於人倫教化非小補也此而不察可  
哉予先世亦嘗後乎鍾氏至子始復本宗



尤駭然怪之且謂讓不已從今見之世無孔子者亦  
其惑乎俗而未嘗考乎古也吾里中羅孟昭自其祖遷  
於邑之劉氏遂冒其婦翁之姓而後於劉氏亦遂以其  
之子為嗣此與晉博士所議賈充之事無異傳三世歷  
數十年至孟昭始與其兄弟行十餘改復其姓請於朝  
而易其舊籍遂使羅氏先世復得以歆其祀于冥冥之  
中孟昭可謂不溺於流俗而能由乎古之道矣因翰林  
庶吉士陳孟京來屬予一言為序予喜其志之同於予  
也故為之序使世有如予二人而未之復者讀此而悟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三十一

庶不至於溺而忘返也

泊菴集

送蕭省身詩序

楊士奇

河南布政使吾友蕭省身以事留京師數月將歸素所  
交遊者重別離之意相與擬古樂府為歌詩贈之而余  
尤重省身之別者也夫古之君子其量與其學俱進也  
其所存靜而虛所持端而恭所發公而恕靜則有養虛  
則無我端則由乎道恭則蹈夫禮公則無間於人已恕  
則克盡於物情渾厚閎博之度雍容謙遜之風望之而  
不可測效之而不能及孰不歆慕而願親之哉孔門惟



顏子有之其友曾子稱之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曾子動求諸已此豈徒慕悅稱道之而已哉後世如黃  
叔度庶幾乎顏者也當時所與遊者稱其汪汪如千頃  
波又曰數日不見黃生鄙吝之心復萌非嘗得於薰炙  
之益而能為此言哉省身識明才裕懷端潔之操恂恂  
溫溫渾涵有容人莫得窺其際蓋庶幾今之叔度也與  
余交二十餘年如一日貴賤夷險不見其有毫髮異致  
吾與之處常因之而自省則其於別也豈能已於情乎  
士非量無以任重而致遠夫受百川之輸者江海也故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三十二

自古名臣皆負偉量宏度然後有以光大功業而時譽  
望而非淺中易動者所能與也吾於省身又有以豫卜  
之矣遂書以為贈行詩序

東里集

送陳賞序

楊士奇

元有天下將百年吾邑之士登仕籍者十數姓而以科  
第顯者楊與陳也兩姓世以詩書行義相高又為姻  
不絕贛州路推官冢嗣潮州教授實先待制公子晉  
余又陳之出也兩家中更亂離殘壞之餘高門大第  
然瓦礫之墟其子孫猶有不墜詩書故習者誠先



吳教授公之孫前監察御史仲述博學清修名  
士為御史十年聲譽表然其沒也無以為歛一子賞  
喪母貧苦依養於其叔十數歲能究知其父之為久刻  
志讀書勵行以求不辱十五挾冊往教南村北疇以謀  
葬其父自幼至長事其叔父母如父母處其從兄弟恭  
愛不異同產雖微利不以苟取雖周親行有不義未嘗  
妄處里之賢者固以賞為難不賢而困辱賞者亦多矣  
賞皆不顧方子子走數百里求師而學焉弱冠遂選鄉  
貢於乎賞可謂難矣邑人之子弟不暇論若吾兩家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三十三

子弟有如賞者乎今年賞會試禮部不偶而歸察其意  
無有所不懌吾不患賞之歸不能安乎貧賤也吾懼賞  
去此而盡焉夫吾兩姓之子弟偶無賞之孤貧困苦故  
不自見如有之安知其不能自立如賞者乎邑人子弟  
多矣或吾偶未之見安知不有如賞者乎即使皆不如  
賞賞不宜自足也孟子曰友一鄉之善士為未足斯友  
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古  
之人故出一言必求不倍於古人行一行必求不倍於  
古人誠於其內而為之不已焉未有不至者也揚子雲



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其盡也畫斯已矣賞可不致其力哉賞歸見吾兩家之子弟以及邑人之子弟亦為我語之

東里集

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楊士奇

吾友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歎息曰當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無不登榮躋要遂展其所蘊用之以閎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厚之節奇偉博瞻之文而不階顯庸乃弊弊然以一校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三十四

官走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覓覓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感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微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微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微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談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吾之道行也吾何窮感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

等盡白乃去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感哉



耶余曰人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志可以為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為詩送其行而余為序云

東里集

按鍾潛用之即梁濟也

送尹能敬詩序

楊士奇

去西昌東南五十里曰灌溪並溪南北居皆尹氏其世為鄉之望其人雋爽傑特多有用之器其老成愿謹吾心所熟者能敬甫表然者也能敬甫平居接人恂恂至

恭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三十五

遇事氣義磊落嘗歷涉憂患無一毫之戚於中至乎晚節仲子昌隆擢高科揚歷清華人皆以為能敬甫榮乃獨不然方歎歎持恭遜以善導其子孫日勤不懈此其見之明志之素定者乎世之人遇小得失其中變遷盈歉無復故態者視能敬甫為何如今年春就養來此日與搢紳賢士周旋乎京師聲明文物之下甫兩月輒慨然自念吾柰何違吾親坵壟棄吾子孫之訓教而忘返乎即日戒行李就道其子挽留之不得竟去於是朝士嘆能敬甫之志尚遠也或曰古有所謂逸民能敬甫其



近之歟而厚於倫理孳孳焉要為合於中行者故相率為詩送之以余同邑且熟也屬為序云

東里集

贈蕭照磨序

楊士奇

余總角就學與子敬同師入同講習出同嬉遊相得也子敬資性嚴厲尋常不妄言笑朋儕一語不合不能容輒面斥斥已雖無宿怒意然人未嘗不私怪其過剛也子敬年十四五出遊京師後二十年余至京時子敬游歷艱險道萬里而歸授鴻臚序班余竊憶其所謂剛者必已摧折無容而變為和柔巽懦矣與之處察其所發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三十六

固未嘗變也凡所還往莫或敢規之者獨於余最故余時規之雖少止無幾復然矣豈其中所養者直故不屈於外耶抑根於所賦者一定而不遷耶夫君子之剛以直乎內蓋本於道義之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而發於外者固雍容不迫無所乖戾而適乎大中所謂性情之正也士不務出此而徒肆意以行之傳不云乎心有忿懣賤惡則不得其正夫以是感之亦必有以是應之者矣古之人所以為佩韋之戒也子敬今除高州照磨相去數千里臨別無以為贈輒舉其所切諸已者告之



城務簡時求前言往行以致涵養之功焉

東里集

送歐陽允宣序

楊士奇

吾邑故宋亡慮數十姓若今合族而居有數千指之聚  
且其堂上下會集有數世尊卑之列有漁稼之樂有園  
林山水之趣有祭祀賓客伏臘之資詩書禮義之有襲  
賔興仕進之有繼者數十年來蓋曰歐陽氏歐陽氏與  
宋文忠公同出唐率更令詢初由廬陵徙萬安又由萬  
安徙泰和之蜀江於今二百餘年矣余弱冠交允堅允  
清繼與允賢往還相求麗澤之益今又與允俊好也允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三十七

堅初領鄉薦為學官又嘗佐邑有民社之任允清亦舉  
明經為學官允賢領鄉薦兩為郡教授今助教國子允  
俊登第為庶吉士於翰林歐陽氏之兄弟盛矣他姓兄  
弟有盛者不皆出於合族而居不皆以經術發身也盛  
哉歐陽氏兄弟乎今年春允宣以運賦來京師間從允  
俊過余觀其色知其厚也聽其言知其通也問其所治  
則養親慈幼以及公私之百務皆其事也夫歐陽氏之  
來處者固有所恃而不慮乎外而使仕者有所恃不慮  
乎內非為有允宣乎允宣雖不仕譬諸材木之用行之



為舟輿居之為室屋較其功要皆日用不可無者豈得  
以彼而加此哉允宣將歸允俊求余贈之言故為書此  
東里集

送龍士熙分教泰和序

商輅

士修於家而孚於鄉里於邦國固亦難矣其能使賢者  
敬其所為尊其所道服其所能矜之式之推之戴之以  
之而為師非甚盛者烏乎然哉泰和龍光士熙者蓋其  
人也龍氏世居泰和據大江之西實秉文之國士  
類所由產也然而曰承闕闕也曰襲禮義也曰闢才藝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三十八

也必多龍氏龍氏故泰和之望而士熙者又龍氏之冠  
冕眉目也乃若尊翁儀部公以有道未老而養恬於家  
其季士郁甫方佐職封部著聲中朝其餘彬彬爾雅可  
仕而未即仕者森乎其族可以數揚哉士熙蓬生於中  
德成而孚名成而聞慕於泰和者久矣正統十二年丁  
卯春邑缺貳教校弟子員願戴為師上之天官天官以  
聞天子親試於廷拜為泰和司訓嘗與游者祈余贈言  
嗟夫士不難於致身而難於服人不難於服人而難於  
服士蓋有以一才一藝而致爵位者矣而人得以議之



一善而服衆庶者矣而士得以譏之士熙生重  
文之國出入士類之叢但足於一才一藝一德一善耶  
將避譏議之不服矣尚得師法於人而致有名分之尊  
乎此其為甚盛也矣雖然陳平宰社鄉里而卒宰天下  
鄭元教授鄉里而卒教國家此其尤偉者哉士熙勉焉  
敢以是為贈

康熙志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李東陽

泰和羅君舜臣舉天順己卯鄉貢有聲場屋間明年庚  
辰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士例二十五而上不得離教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三十九

官君時甫二十三輒拜青田縣學教諭青田舊乏科目  
而教例必舉二人乃得升秩君所校士連得舉九年以  
成績告擢安慶府學教授教授所舉例必得四人而安  
慶士亦不常有君又以績告乃內遷國監歷兩京再命  
以至今官時其子欽順進士及第為翰林編修同在朝  
籍居京第不數月其次子欽德欽忠又同舉於鄉薦書  
至君曰吾可以休矣即上疏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為  
限君之年僅六十爾夫取之廉者其子必輕進之難者  
其退必易觀人之始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有所



或減年以幸其免苟有所覲或減年以幸其留充其  
念自少至老而不能變蓋患得者未有不患失焉者也  
乃或矯情制欲有所激而為之而日改月易銷鑠委靡  
以終於不自振殆亦多矣如君之廉取易退慎始而善  
終者幾人哉且官之責令有大小輕重而人之才力亦  
不同彼汲汲於進者雖其力有所不勝猶勉強負荷至  
於顛躓債敗終無益乎其身而後已其有謙抑歛括寧  
使吾之有餘而不使人以我為不足竟以成其功而保  
其終如君者又孰得而孰失耶况君子之道將以成物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四十

物不能以必成必吾之時與地有所得為而後可遂其  
所不得為者弗與也吾由邑及郡隨所得教皆能竭心  
力著功效則其去也不可謂非成功而退亦豈忽於恒  
事以為簡果於遜以為高者可例論哉然則君之賢其  
可以觀矣予考禮部得欽順之文竒其才及在翰林聞  
君之賢而未始見也君之行與其子同官者編修徐舜  
和輩送之郭而請予以辭故書之

西江志

送大尹蕭君之任江都序

羅欽順

國朝建官圖治於縣令之選最嚴非發身科貢兩途



下縣不以輕畀凡自他途進者固有循資序積入優品  
而卒不得為令豈不以令者百里之民命所寄必得通  
經博古之士然後知所以教養之方所謂君子學道則  
愛人也而縣令之中選自進士科者特蒙異視其褒揚  
登進恩典視舉人輩恒優又豈不以進士者天子之所  
親策拔其魁然傑然者於羣衆之中固將以大任付焉  
非徒責其小成而已也夫以朝廷所以嚴縣令之選如  
此所以優進士之為令者又如此為令者宜何如其圖  
惟報稱也時俗所務在於謹送迎精簿書趨期會而於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四十一

民之痛癢靡切於身俗之迷溺無改其舊烏乎其無乃  
非朝廷所以嚴重優厚之意乎吾友蕭君以仁世其從  
祖太子少師尚約先生家學講明踐履之日久其為人  
純厚豈弟有愛人之心由己未進士選為揚之江都令  
吾以江都之民庶幾蒙被君子之澤矣顧惟其地四通  
八達賓客之往來者踵常相錯於途簿書期會之瑣瑣  
未論也如以仁之存心將不屑乎時俗所務然而一送  
迎之失固足以速謗而招尤欲安其位以行其志得  
乎夫天下固有事同而趣異者顧所用心何如耳吾欲



其於其位得行其志以澤乎民而非以要譽也則夫送  
往迎來亦禮之所不容廢者而奚以不屑為哉大凡人  
之才性必有所長苟非聖人寧無不足要在勉強而已  
故曰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  
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賢如以仁  
亦有當戒者乎誠不恃其所長務乘衆美以為用其不  
至於大任者未之有也以仁之官鄉邑故事當有文字  
為贈聞余職載筆不容以他讓余豈能文者哉姑以達  
諸君之意而已

整卷  
存稿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四十二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

羅欽順

侍御羅君子文與余同姓且同出泰和同官南都亦有  
年矣每公事粗辦時時往還相晤語蓋相好如兄弟然  
然自君上世以來占籍金陵君生長都會之區資稟不  
羣聞見亦多於時務皆所通曉其才具之優贍蓋隨用  
隨濟非余淺陋所能及也君為南臺御史初蒞廣西道  
俄以外艱去起復改浙江道間嘗兼綰他道之章道無  
留事時有論列必采之輿論之公凡南都之錢穀甲兵  
門禁邏卒營騎工作散掌於中外諸司者屢承臺檄巡



視督察姦弊幾無所容而目力有餘取以之請崇代請  
久而益工以博蓋士林之翹楚而南臺之出色者也茲  
以給賞事竟當復命於廷計其年適當考績臺中故事  
當以言贈陳君秀卿不知余之不敏乃來徵余言夫以  
姓氏邑里之同且相好之篤而諸君之舉也又以禮雖  
不敏其復何說之辭憶宏治庚申君以丙辰進士授興  
化推官余嘗贈之詩其卒章云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  
何止百年期蓋期之者遠矣及觀其所歷在興化則有  
聲在南臺則又有聲非其用法之公守法之慎抑何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四十三

得此哉自此以往超遷累擢以陟乎卿相固皆其分之  
所宜得乃其終身所當奉以周旋者法而已矣自古名  
臣碩輔功高當代名著青史類多以守法稱夫法雖人  
為莫非天理守法無愆則天下之理得孰有天下之理  
得而功名之盛後世有間然者哉余之以言贈君茲惟  
再出雖其大旨無以異於前日而辭說之詳盡則所以  
深致意焉庶幾大有以為同姓同邑之光也

整卷  
存稿

送清狂山人歸泰和序

楊 森

丁將遊華胥氏之國童子走報有客在門頭戴華陽巾



身披鶴氅衣手持綠玉杖自言清狂山人予驚喜曰  
之矣矣乃肯來耶倒屣出迎揖之草亭延之上坐山人  
謂予何以見告予曰尋常拜觀孔子及程朱一聖三賢  
之像作者皆有遺恨山人曰此事吾能為之盤磚間忽  
見一人其顙似堯其項類咎繇其眉類子產溫而厲威  
而不猛恭而安果孔子之像也少頃忽見二人一人楊  
休山立盎然春風一人面色嚴冷凜然秋霜則程伯子  
叔子之像也又少頃忽見一人面有七黑子如北斗狀  
從容禮法則朱子之像也予謝之曰若此者使日日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四十四

張之則日日聖賢在目也時時而張之則時時聖賢在  
目也豈不足以起後學敬仰之心乎他如貌留侯如婦  
人女子貌四皓鬚眉皎白衣冠甚偉其餘如山水如樹  
草恣意點染俱出人意表妙矣哉山人之所為也為留  
兩月餘予何所作惟與之抹明月批清風沐曉露晞朝  
暎敷煙霞於匡床斟沆瀣於清樽如此而已山人一旦  
揖予將御風而返援而止之不可得也乃歌而送之山  
人郭氏仁宏字泰和人歌曰繫山人兮聰明妙比握彩  
毫兮揮霍不止天機斡旋兮不見斧鑿鬼神出沒兮莫



歸端倪如洞府之張九奏兮無首無尾如廣寒之舞霓裳兮無終無始當其蒙放兮孰堪任使調東海以為丹青兮鋪太空以為素紙衙官公麟兮僕命道子餘人碌碌兮又何足齒彼孫思邈之收方伎兮有識所訾山人蓋隱君子兮非畫史

明文範

### 送劉晴川北上序

歐陽德

陽明先生倡學虔臺之歲某從晴川子日受業焉當是時默坐澄心游衍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若春風被物生植而不自知詩所謂遐不作人者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四十五

歟今餘二十年山頽梁壞朋侶離索晴川子既卓然有立矣而其猶故吾也自孔孟闡致知之教濂洛諸儒行之周子主靜立極程子寡欲養知途逕洞達旋復榛塞先生不避艱險斬艾蓬藿固將與天下後世共由斯道以立天地之心造萬物之命豈謂及門之于遠碌碌若是夫事有所先有所繼先者不極斯繼者不力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某之罪固無所追矣晴川子亦有恍於中乎先民有言學莫病於畫人雖至愚豈其自畫以為志或陷焉而弗覺則有蔽之者爾今夫鏡蒙翳晦似



刮之汲汲磨之勤勤斑垢削除光彩漸發其與瑩徹者  
猶遠然且以為明矣中酒者委弛眩瞽亟沃面濡首吸  
清冷之漿酒力既微動作復故餘醒浹肌淪髓然且以  
為醒矣凡情世累之昏酣人心也不滅不忘不足以致  
道然用力之既有足以自信自安而浸淫以入於情亦  
可異矣此乃從為之辭曰情不可滅世不可忘滅情忘  
世墮於禪寂其亦似矣夫不能滅者其性也非存之  
也不可忘者惻隱格心莫之能禦非意之也無不滅以  
至於無所滅而後不能滅者存無不忘以至於無所忘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四十六

而後不能忘者真苟以滓穢之心而冒其似將謂塵翳  
之照為鏡貞明而餘酣薰浹為血氣之常耶將禪寂之  
為避而遺餘染習亦歸於畫而已矣此其深痼之疴診  
候既得而莫知所瘳者晴川其何以藥我

新志

呂巖野別言序

歐陽德

巖野呂子往令泰和泰和人士寓京師者相謂曰邑其  
乎吾未見剛而不武能而不恃明而好禮辨而罔給  
令如此而不達於政者也巖野聞之告史某曰噫政  
以夫善政惟德孰德之弗修而政有成雖然其政第



某曰休哉古之人曰念終始典於學矣德修罔覺士  
大夫弗講於學久矣夫學盡其心也人心無不惻隱無  
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民親盡其是非而無不  
知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政吾未見典學而政弗成  
者也巖野曰雖然土異俗民異志禮異齊道異宜君子  
難焉某曰其難乎東鄰之子嘻嘆號泣莫測其端也保  
赤子者曰心誠求之使赤子而非人心也吾無所用其  
誠罔人也豈其性獨爾殊耶抑耳自口異手足筋骸種  
種異適而愚夫愚婦畢力圖之無不自得者君子患愛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四十七

民弗如其身耳彼慈母者以子為身者也故曰所惡於  
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將天下之情取之吾  
身而得之况一邑乎傳稱坐財有大道曰生之者衆食  
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茲農商謀生之策也聖人  
固大之譬之摩痛搔癢豈有私計哉是故可以知政後  
之仕者矜智負能銜竒侈譽夫速化之術非愛民之誠  
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去之齊人有事作業者種  
稻田以花果樹桑地以椅桐雞豚之食以食鹿馬其室  
人進耕桑之說而弗聞也既而嘉卉在庭琴瑟在房



為在漢鄉里華之而其事亦係以是念其於人  
作業者多矣曷其述新樂之說巖野曰休哉吾乃  
典學之訓其何敢不盡其忠信於時吾邑諸君皆  
以贈巖野遂書以誌之巖野名調羹字夢卿蓋有  
傳巖之野之道者是故非說之學不敢陳也

新志

農器譜序

周必大

紹聖初元蘓文忠公軾南遷過泰和邑入宣德即致仕  
曾公安止獻所著禾譜文忠美其溫雅詳實為作秧馬  
歌又惜不譜農器時曾公已喪明不暇為也後百餘年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四十八

其姪孫耒陽令之謹始續成之凡耒耕耨鑄車戽簞笠  
銜刈蓀貴杵臼斗斛缶甌倉庾厥類維十附以雜記勒  
成三卷皆考之經傳參合古制無不備是可補伯祖之  
書成蘓公之志矣其序牛犁蓋一編之館鑑予嘗學稼  
因演其說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為  
起於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畎畝武王平定天下胡  
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攷周禮祭牛之外以  
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墾田正使藉  
藉何足為異乃設奪而罪之之喻耶在詩有云載芣載



作其耕澤澤亦其耘但隰阻又曰有畧其耕  
南畝以明耕作春皆人力也三於獲之積之如墉  
然後殺時特牲有抹其角以為社稷之報若果使之  
耕會不如迎貓迎虎列於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為  
稼穡之資宋景文公初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犖牽  
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勰齊民要  
術謂輔嗣固失矣賈勰之說文亦未為得也按論語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二角雜犛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聖人格言也蓋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四十九

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犂為雜色騂為  
赤純色角為周正近世諸儒並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  
時祀牲必用牲純色也外祭殷事用厯厯雜色也是  
則純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頌夏而楅衡白牡騂  
剛是則言角之意也竊疑耕牛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  
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呂氏月令  
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郊  
廟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行  
過特教人耦犁共一牛費省而功倍爾易傳出



於魏晉第見牛耕不復考其初而賈公彥考工正義  
謂起於後漢其失尤甚然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班固  
藝文志山海一篇而劉歆所較凡三十二篇定為一十  
八篇固已不同歆又云出於唐虞之際今攷史記以不  
窋為稷子譙周已謂世代不合况叔均乎故無錫尤衰  
定為先秦之書非夏禹及伯翳所作甚明其在春秋之  
後無可疑者世人習熟見聞多惑是說予之譎諄亦可  
哂哉若杞之屬楊雄方言往往三名耒陽既書之矣遂  
使他日枚舉名物採方言而附之非所謂後世復有子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五十一

雲者也

宏治志

入境詩序

曾國器

昔柳子厚嘗謂景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  
是則風景之秀其所以飛聲騰價者必有所因張道濟  
之詩精壯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是則詩人之詞其所  
以露光耀采者蓋必有所本顧茲二者相為表裏考之  
古人若淵明之斜川摩詰之輞川率皆詩因景而後成  
景因時而後著英淑怪麗卓然千載得俾天下後世莫  
不仰其風裁豈不盛歟吉之泰和古白下邑也山青水



秀皆神仙窟宅人生其間翕輕清之氣稟鮮榮之才作  
之車駿發蹕厲往往為斗南之魁不有紀述辜此風  
景矣吾友劉好古敏求高才與學尤長於詩嘗因登覽  
之餘著為白下八詠思清格老詞極意到不必考篆籀  
之碼而古蹟已彰不必觀畫繪之圖而秀景已備雄深  
雅健真詩之豪也淵明摩詰之作不能專美於前矣是  
宜刻諸琬琰以永其傳云

宏治志

按李穆云文中謂泰和為白下邑考建置沿革內  
無此說惟縣舊有白下驛以驛為邑未詳孰是又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五十一

新志多訛脫今照原文改正

去思集序

倪師尹

吾邑自胡馬南嘶金甲排蕩學校不修青衿散逸暨清  
江劉朝請楠公材宰之首新學宇率諸生誦集於其間  
學者不淪素志公之自也遂相與建生祠於講堂之上  
今解官三年矣追思不已形於吟咏者盈囊溢軸嗟夫  
邑宰之在位士民沾陶盛德形於吟咏者固有之未有  
其去已久追思不已而形於吟咏者進士劉澤民編  
一集曰去思且屬予題其首庸見劉公有以得



邑風義之不薄云

宏治志

武山十四境序

劉崧

昔宋紹興中鄉先生劉敏求嘗賦西昌八境各為七言長句辭極雄麗若武山其一也序謂太和古白下邑山清水秀皆神仙窟穴信矣惜後來未有繼之者予曩自庚子歲始與南溪蕭翀鍾端及端之弟祥往遊其間嘗為文記之而意有未極也乃洪武十一年予罷官歸自北平明年仍客蕭氏且欣然有重遊之意而往時同遊者獨端之弟祥與翀在而翀方往省其叔父於滁陽而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五十二

端之沒已久矣時王徵君子與蕭國錄子所俱客禾溪二君皆好古而能賦又嘗遊於是山者乃七月十三日戒翀之弟翬前期邀二君以次日來會至於翬之諸兄獐貅獲與祥各撰杖屨具酒餼與俱而戒劉繼與兒子楠載筆墨以從自己酉至辛亥三日相與極遊覽賦咏之樂然後歸徵君謂是山遊者衆矣今日有作宜必追古乃已於是按圖考志凡山中名跡之卓絕者靡不探深發竒窮心目是力之所及自武姥岡至石鼓石得勝境一十有四仍各疏其名狀與顯晦之故於下方槩錄



其大而略其細焉境賦一詩為五言絕句敦尚節義微君志也同遊者如千人得詩如千卷合而成卷將以授若谷塗煉師俾藏山中後或有知我者焉

楊翁集

楊氏二貞婦序

劉崧

楊氏婦蕭者泰和人也年二十適同里楊用霖甫事姑康以孝聞康暮年得盲疾蕭扶持益謹一咳唾之間即無不在左右泰和由壬辰來無歲不被兵警井邑蕭條民無定居庚子秋流言安城寇將大至民間風駭愕日爭道馳竄至相蹂躪覆溺猶不止用霖戒其子同子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五十三

昇其母先避之母卧病不肯去曰吾年踰七十矣顧楊氏先廬在此尚復何往蕭與其子婦劉因相謀曰憶始託時姑病強昇載以行乃嘔吐眩仆幾死於外吾嘗為恨今若此可再強乎寧與若等奉老姑於此設不幸即辭死一室不猶愈於道路乎劉曰諾遂不果行一日寇奄至用霖倉卒負其母出匿蕭遽出追之不知所向乃返顧劉曰今日不得從老姑柰何然事急矣不可也往即牽引趨旁舍井次俱自投以死實是歲九月二十一日也越四日寇退同子求其母不可得號哭於道



告之者因自縊視之信乃負屍出井瘞其旁為二  
時同赴死者後有二鄰婦曰陳氏鄧氏云嗟夫扼難  
也婦內而無外禮也從姑義也知動則或失其正故寧  
從內以安夫禮之常知生則必辱其軀故寧自投以不  
見不義為正而顛沛之行於當時閨門之內唯諾就  
義蕭誠克自貞者劉所從哉自兵變來里巷閨幃  
自奮於義烈往往不克自見者多矣其  
如陳鄧二氏能因  
者又幾何人哉悲夫蕭卒之  
又明年同子繼死於難而康卒以壽終用霖為余言如

泰和縣志

卷之三

三

藝文 序

五十四

此其情慨可悲矣故述而表之

樵翁集

余往年為鄉先生用霖甫作楊氏二貞婦序先生讀  
余文而哀不自勝撫其幼子起予曰吾兒幸有立也  
其報而母乎起予為之泣然泣數行下又數年先生  
沒起予益勤問學惻然恧震樹其家聲余甚愛之洪  
武三年余始去家竊祿於朝又明年起予以進士來  
會京師乃三月擢授黃陂令於別也復徵予文予不  
能辭因更書前序以遺之俾無忘其先君嗟乎詩書  
之澤貞烈之操所以輝千秋而福百世者寧有窮哉



鄉飲酒讀法詩序

陳護

時制奄有方夏即詳定法書名曰大明律令又命刑部  
元麗於法者類編其書名曰申明誠諭尤慮中外遠  
近弗加警懼輕犯憲條申明文武百司歲取春秋孟月  
行鄉飲酒禮而讀法焉民間率百戶為一集位以齒董  
以里長郡縣則肅士大夫之老者為正賓餘為次賓而  
郡守縣令主其席其儀所取唐宋而務從其簡物貴儉  
索而務適其中凡飲皆先讀法然後行酒所以使人人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五十五

知畏罪而重犯法人人知秩尊卑而隆齒德也洪武六  
年正月實維其時泰和縣令尹前御史劉公宗啓即學  
宮而行事自僚佐暨賢士學官弟子員等凡若而人列  
位於明德之堂於是學徒二三于于案前正立張拱奉  
法書而更讀之先令次律次誠諭炳炳琅琅觀者如堵  
聽者動色讀已而筵邊豆靜嘉衣冠齊翼竟酒爵行無  
筭有充然飽德之實無起坐誼譁之非皆額手頌曰上  
之澤也令尹之化也令尹治縣克勤克廉端其本不鄙  
及其民動如禮法民自以不犯其或觀感信嚮之不辭



中初履中不惟其所親所友悚聞誦言面頸發  
雖其怨家聞之亦凜然增欵恨服化之晚誠足以增  
天理民彝之重豈徒飲云乎哉抑刑始於笞笞始於十  
至輕也遞而倍之至於杖又遞而倍之杖至於百何笞  
律簡杖律繁笞十良民猶不敢犯杖百而犯者益眾然  
則法可不重乎徒輕而流重流至於三千里極矣又加  
焉非絞即斬而率輕犯之此國朝所深憫而鄉飲讀法  
之制所以行也嗚乎仁哉翌日學官自強成詩會稽中  
常先生和之諸在燕者或賡吟或自賦以質諸令尹謂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五十六

余忝正賓宜為序遂次第書於卷端

康熙志

瑞芝詩序

王沂

洪武三年冬甘露降於京師之鍾山有旨令都民縱觀  
民鼓舞懽怵以為天道順應禎祥萃至國之祚民之幸  
也於時吾泰和公宇亦產芝於梁郁郁青青紫莖並芳  
邑人聚觀咸咨嗟太息曰此守令得人之慶也朝廷以  
泰和當水陸衝要特命御史劉侯膺縣令之選而陳君  
舉善實貳令焉先時長民者之為縣也俗易澆漓政尚  
鞭朴致邑里騷然又諉之曰民不向化豈為民上之心



以與武令之來布宣德意與民史始  
有定式德刑並施佐理宜職仁言易鞭扑  
及不能之習均之為令彼之政乖此之瑞應  
施亦以善惡而然歟故張堪之秀麥黃霸之嘉禾所以  
形之歌咏久而不忘者其素行格於天而孚於人非由  
施一事行一善可以律而致也然則令貳之政其庶幾  
矣乎邑父老曾謂吾邑曩以嘉禾肇錫嘉名今靈芝為  
而著則其殊政無異前人其可以咏歌之以彰厥美  
于惟天子仁聖臣鄰勳勳冲和之氣溢於寰宇甘露靈  
芝之應瑞將見太史氏之不一書也獨吾邑也乎哉夫  
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歌咏之而知予之特識也

相山經序

周是修

康熙志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五十七

龍蟠子曰墓者掩親之道送死慎終之事也人受體於  
父母本骸得氣氣感而應鬼福及人故青烏子曰藏於  
宵冥實闕休咎可不慎乎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  
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大事者豈惟棺槨衣衾哀戚享  
祀盡其心而已耶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俾親之體不  
陷於背囚騰漏不畜不及之穴而不為飄風水泉螻蟻



之所害是亦當大事之一端也嘗觀巨室之葬喪禮戒  
行棺槨之殯非不美衣衾之斂非不厚哀戚之容非不  
至享祀之物非不豐也而惑於迂怪之士肆其誘誑曰  
某山也富某山也貴或深入於壑谷之磴礧或高步於  
峯巒之屹嶻或即岡隴之奔馳或乘邱阜之散漫指偽  
為真指虛為實指背為向指凶為吉而於陰陽消長之  
妙五行生化之機原之為祖行之為勢止之為形護之  
為支結之為穴則冥然無識若瞽叟夜遊蚩蚩焉貿貿  
焉莫知其方不懼禍福之隨人祇苟圖金帛之利已舉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五十八

世皆然罔或知其謬而正之也余嘗憫夫訛謬相襲無  
有屆止因上考於古有孫郭楊曾諸家地理之文叅集  
融會恍然之間始有以得其要領復從其所能洞是術  
者為之師又有以明其條目而葬山之法於是乎通矣  
嘗為之言曰學尚於正不尚於邪也術尚於明不尚於  
怪也行尚於忠不尚於薄也當世之士反是是以遂亡  
其正駸駸然入於邪也亡其明昏昏然入於怪也亡其  
忠噲噲然入於薄也由入於邪故以葬親為詭富而  
不知其孝也由入於怪故以葬山之法流為災異



之親務以悅人而不知究其本也由入於薄故以資養之親為資養之策於已親則泛置之而不顧也悲夫倚歟前聖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蓋相山之法相人之理也故筆之於書而自序其首如此以俟夫孝子仁人之欲妥其親者必由是而考焉

芻蕘集

怡樂堂詩文叙

周是修

韓府長史胡養正氏世為江右禾川之名族其先府君繼文昆弟四人曰石莊睦閭里以為稱勸元季兵興烽燹蕩析者畧無寧歲繼文度故址不能復立脫身遠引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序

五十九

至長沙古液西南得鳳山龍潭之勝因止而家焉構室廬拓田圃鑿池種樹為歸隱計伯子養中而養正其仲也九歲而孤母夫人彭氏有賢行雖丁時多艱而教訓不少缺養正資性警敏自知篤志好學以植立門戶成童補邑庠弟子員孜孜講貫確然不務外飾師友重之洪武中領鄉書薦至京師授典閩之南安教養中克力其先業奉親供祀之餘悉送以資其弟且勉以勤肯之養中賴之以有造詣逮既得祿則迎母以就養使再養中不得已奉母夫人至官以副弟意辭去不閱歲



復齊武... 以歸... 以善...  
以高年終... 臨柴殿... 尚寬簡中外德之今天子繼統之初齊...  
恤邪二三君有鄒枚之風者皆以召命還...  
弭難之益居多皇上嘉其忠仍令授齊郡王...  
門之東閣余時紀衡府善同事佔畢鉛槧間者暮月洪  
武辛巳冬郡王以受封就第養正改今職先年春養中  
幸弟之能以忠節自白於斯時也不遠千里來京師一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六十

見懽然不翅魚水之相得寢食是同者無異童非時靖  
江殿下聞而義之賜書怡樂堂三字以顏其所居晉府  
來朝留西邸聞靖江之說召見而甚悅之復賜寶翰俾  
寘諸卷端其榮亦至矣於是京之名士大夫咸為詩文  
以紀詠之若司成之縉紳鑿坡之英傑鳳池之譽髦東  
觀之碩儒王門之偉士莫不喜聞而樂道之發為篇章  
風泯乎和平安樂之音以繼夫二賢王好善旌德之美  
以贊夫養正伯仲怡怡天倫之樂溯乎此而且既累葉  
而能然矣由乎此而下宜永世而無不然也誠如是則



之陳浦江之鄭將不得擅名於後先矣堂中之  
學孫尚皆以養正伯仲所以恬樂之心為心尤當以二  
賢王群鉅公所以發揮期望之心為心哉是為序集  
復朴山書院後序 周是修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要在於脩  
人道明人倫正人紀於萬世而不墜也三代而上莫不  
皆然漢魏而下治不古若聖人教人之法日替月弛西  
晉雲擾之餘若所謂塾庠序學之設者邈乎其不暇講  
矣於是間有高士逸民不為時用隱居以求其志者憫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六十一

斯道之無傳乃即及門之徒而啟迪之此石門嶽麓濂  
溪白鹿書院之所迭作於歷世也若吾邑高安尹巖公  
用父朴山書院之建於前元而其從孫國子學正從禮  
復修之於國初者其亦是之流歟朴山在邑之西其氏  
之居近之院因以名其創始之由歟識之

夫七十年來興廢沿革之

御史子註

之頌

詞



以為儀朝野聞之  
余序其卷末余幸見天朝  
之制秩然  
不仁義之可宗功利之非尚其薰陶造就之漸有由  
來矣而嚴氏之書院祖孫相承彬彬奕葉既以淑其子  
姪又推之人人引掖切磋譽髦斯士其所以為風教助  
者亦不小也然則吾知嚴氏詩書積累之慶將綿綿炳  
炳而亘於千百年之後豈有涯乎是宜序以勗諸來者

集  
窮  
荒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六十二

極拙堂詩文序

周是修

羅孟敬氏之居在泰和古城西北隅後倚窮阜前臨清  
池右暎芳林左控平陸蓋得其負郭之佳勝處也孟敬  
氏昆季七人皆以溫厚恭謙著聞邑里而孟敬醇古篤  
實其容止也端而莊其言辭也簡而直其胸襟也恬而  
夷其游處也和而慎視流俗之日習於術數變詐縱橫  
闔而自以為巧者螫然而遠之有不知而問之則曰



夫多巧者安能與多巧者為侶乎且多巧者亦烏足  
與極拙者為侶乎是以謹避之而退養余之極拙以全  
天年以應後世之文又何敢以期期之口確確之心於  
多巧之既遠乎若夫求許與求契合哉因顏其堂曰極  
拙以見其志也二子仲勤仲晦俱敦恪有父風仲勤以  
貢賦來言師事得侍書吳公仲平之書直史蕭君坦行  
之記一無名無賦詠非解以序為余請余嘗為邇言  
夫耽於巧者無之徒也然所謂拙者非果於拙也以無  
所事於巧者而已又曰無所事於巧故不為巧者惑

秦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序

六十三

昔漢陰丈夫抱甕而灌子貢語以桔槔之佚乃曰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而不之為夫桔槔巧者之務也抱甕極  
拙之為也然寧為此而不為彼者以不事巧之機而舍  
拙之外也詹臺子羽行不由徑夫徑固巧且捷也周  
若拙且迂也然寧由此而不由彼者亦以不事大巧  
之邪而棄夫拙之正也千百年餘知是道者不屢見至  
此

夫多巧者安能與多巧者為侶乎且多巧者亦烏足  
與極拙者為侶乎是以謹避之而退養余之極拙以全  
天年以應後世之文又何敢以期期之口確確之心於  
多巧之既遠乎若夫求許與求契合哉因顏其堂曰極  
拙以見其志也二子仲勤仲晦俱敦恪有父風仲勤以  
貢賦來言師事得侍書吳公仲平之書直史蕭君坦行  
之記一無名無賦詠非解以序為余請余嘗為邇言  
夫耽於巧者無之徒也然所謂拙者非果於拙也以無  
所事於巧者而已又曰無所事於巧故不為巧者惑

